

歷史八說

雙墓孤碑記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哀情  
小說 芙

蓉 淚

江山澗 著  
全兩冊 共數三百九十頁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箸者江君爲經學大師蟬盦先生之哲嗣幼承家學者述尋身多關於考訂經史之作詩古文辭尤爲擅長領南學者宗之近以其著述之餘兼及於小說凡數閱月而後成此書述一女士與某少年結婚事欲合忽離將成又敗離奇譎詭變化萬狀如行山陰之道如過五都之市及其結局終歸無成一則投身弱水一則寄跡空門聲情淒惋一字一淚讀者亦當爲之泣下邇來哀情小說多矣然皆陳陳相因拾人牙慧非事不足以驚人卽詞不足以動目此書摛詞則千鍾百鍊藻彩紛披敘事則柳暗花明天地別有情文兼至意態環生此書一出定必空冀北之羣貴洛陽之紙讀者宜急購一編勿失之交臂也

新 華 春 夢 記

楊塵因著  
全書十冊  
每冊五角

已出三冊

是書迺楊塵因先生最近之傑作述洪憲八十三日故事事事率真語語入牖全書計一百回都六十餘萬言分訂十卷加以吳稚暉陳白虛汪魯丞諸先生序言張冥飛先生總評張海漚先生眉批抉摘竊微彌顯其五光十彩非僅小說之特色實乃野史之大觀也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 雙墓碑孤記

（亦名曰兩遺書）

滄海生

滄海生曰。乙卯冬夕。舟行過虎門沙外。月色帶暈。舟子知有變。繫舟於一無名之孤島灣內。舟子爲予指點。謂南宋君臣覆盆殉節處。去此不甚遠。予恍乎若有所思。獨立艙外。已而嘯聲發於鄰舟。蓋先予舟而泊者。繼聆之。則鄰舟一客。高吟信國伶仃洋詞。予益愀然。默思生逢季世。入耳皆哀鴻之音。客何人者。竟與舟子之言相應而發也。已而舟子啓艙。攜綠醪出。授予。予訊舟子。鄰舟來自何處。舟子曰。聞自外海入者。予思客必爲高雅士。叩而求識。或亦不予。拒將越舟。而客竟來予舟。持烟捲一枝。一手探入衣囊。繼點首趨予前。笑言曰。恕相擾。先生攜有燐寸否。予自衣囊中取授之。繼乃彼此道姓名。訖。傾談頗歡洽。予詢其何來。客曰。甚遠。歸自英倫。由香港搭舟至此。將入。便謁黃花崗。予請其爲予述國洲戰况。客曰。嘻。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今之

所謂芻狗者民族國家也。而不仁者則偽文明。諸事予不欲言。先生不嫌絮聒。請得爲述戰爭中之一逸事。予喜諾。呼舟子持二巨觥。傾一觥以奉客。客不辭且飲。且爲予述。

曰。戰機初破。予頗饒看奕之興。每晨興。卽披新聞讀之。戰局經年。英法陸師多不利。新聞所告者。恒多不足徵信。卽予看奕之興亦少挫。一日晨餐後。兀坐無聊。試檢新聞雜記欄。閱之。欄端數字。忽捉予目。題曰「遺民之悲劇」。予初疑爲記巴爾幹諸小國事。循讀之。乃記英軍一少佐。負傷卒於倫敦病院。少佐名賈谷 (Jack) 年約三十一二。儀容魁偉。而皙美。甲寅八月。宣戰時。始從軍。爲步卒。出征。英陸師驟增至二百餘萬。將校不應所需。賈客以臨敵。勇悍機敏之名。後得擢爲少佐。出征以來。屢負創。創愈卽赴前敵。終以創重不起。卒前數日。仰臥病褥。時歌時哭。時忽發笑。聞德師創於俄。死傷累萬。則大喜。聞俄師創於德。

死傷累萬亦大喜。已復揮涕。醫者以其精神失常。知其終不起也。輒婉言慰之。曰：少佐，汝已償汝報國之責矣。汝國民及汝國民之子孫，將永不忘汝。少佐泣然泣下，曰：嗚呼，吾一生之責，未能償其萬一。吾國民，烏從知我已而復微。哂夜闌時，輒求看護女侍扶之起，坐於床，以鉛筆書於一小冊，互半小時許，力不勝，乃罷。如是者數夕。臨逝之頃，喃喃若有所語，傾聽之，若曰：「波生波生」者，再復揚聲曰：「逸華，羅，敷，逸華，羅，敷。」乃一嘯而長暝矣。約三數分鐘後，鄰室看護婦偕一他病院之女友來少佐室省視。此女友年約二十六七，姿態端雅。然有瘁容。入門時，與鄰室看護婦似操法蘭西語。本室人未能辨。及近少佐簣次省視少佐面，忽一號而仆於少佐之身。氣息已若不續。舉室皆驚詫，莫知所爲。共昇之臥於他室。鄰室看護婦實比利時人，亡命而入英者。初不解英語。旅英漸久，亦能操破碎不完之英語。羣詢其女友之由來，則曰：亦由比亡命而至者。

初非舊識。僅於渡英時。逢之法境加勒（Calcutta）略通數語。探知爲同邦亡命之人而已。一時並未通姓名。後亦未嘗相遇。頃於本病院門首逢之。見其服赤十字衣裝。方訝彼亦竟亡命至英。復同以司看護糊口。詢之知其役於某病院。且知其抵英之日。後於予以同邦患難之人。逢於異國。雖疏亦親。故竟乘暇導入院內。觀臨諸傷者。適聞此室一少佐。臨逝呼波生逸華羅。數云云。彼忽若有所觸。色慘變。卽請予導至此。而演此奇異之慘劇。予亦不解其何故也。舉室之人。無從得其究竟。擬俟彼女復蘇時叩之。然審其氣息若斷若續。目眦亦無淚痕。惟顏色蒼白而已。醫者言無他病。不至有香消玉隕憂。第以腦神驟被銳刺。刺然而耳。

於是全院各室中。皆三五切切相語。揣少佐必與此女有特別情史。蓋以鄰室看護婦言徵之。此女抵英在少佐出征達比之後甚久。必曾於比境相遇。結不

解緣者。然復有一疑點。卽此女若在比境與少佐交好。則後此常有信簡相往還。互以其所在之地址相告。蓋英軍人除軍事機密外。仍可依軍用郵便通信自由也。少佐負創歸英後。此女何竟未嘗一度來省視耶。以電話叩諸其所役之病院。僅得其名曰羅蘭而已。

客述至此。舉觴一飲之。令予懸揣。予謝不能。客曰。此後予難詳述。恐多脫略。彼數日新聞紙。尙存予行篋中。先生或能讀英文者。請過予舟共閱之。予答以略解英文。遂攜酒與觴過客舟。此後所記。則由彼新聞紙中摘記而來者。惜予不文。不能寫其生香活色之神也。

少佐就殮之頃。檢其遺服中。得信函數件。小册一。信函多爲同伍軍士問疾者。惟一函出於女子之手。女名約翰。函發自巴黎。函語云。里昂 (Lyons) 相失。音書渺然。予以君爲仍返瑞士。覓君於瑞士者。數月不遇。悲感莫名。自以爲今

生已矣。豈期於戎馬倥傯。家室流離之中。復逢君子。蓋前日加勒重逢。實天假之緣也。然望君創痕纍纍。令予心痛。有淚欲揮。復畏人笑。比擬隨君赴英。爲父所阻。數日後當來英也。惟祈上帝佑君。平復無恙。終遂君之偉圖。卽予亦或終得有日。隨於君子之側。分其餘榮。不勝頌禱之至。」其小冊。則看護女侍見其數數書之者。冊中前十餘紙。爲軍中簡略日記。後一長幅。約二十餘紙。讀之可解決此疑問之半。

少佐臨逝。曾呼「波生」逸華羅敷云云。波生也。逸華羅敷也。其意謂何地名乎。抑人名乎。今將此小冊所記載者。一一紬繹之。自毋煩言而解。

「波生。故波蘭之波森(Pozon)人也。幼名惟訥(Vina)先世爲農奴。主家伯爵。領地數千畝。波蘭三分。波森縣於普魯士。十九紀初。普政府下令解農奴。遂脫奴籍。然先人困於苛役久。無餘藏。不能購有所耕地。伯爵家夷爲普編氓。後大



悟前非。遇惟訥先人仁厚。令仍耕其故地。苛役悉免之。僅收歲租。至惟訥之父。仍僅足給妻室而已。惟訥生一歲餘。失母。六歲時。父復見背。主家愍而收養之。然主家至是亦中落。蓋不勝普政府之抑勒也。時主家名思可復 (S. K. Lee) 年近六十。無男嗣。僅一女公子。名逸華羅敷 (Ivanoff) 少於惟訥者四歲。女公子年漸八歲時。亦失母。惟訥至主家後。思可復教以綴音識字算數之術。輒速解。思可復異其能悟。遂竟不以厮養遺孤目之矣。普制。波人隸於普者。與普人一律受強迫教育。禁用波蘭文。波人皆苦之。思可復恒於其家。授惟訥及女公子波蘭文。並歷史文學諸書。女公子方五歲時。其父燈下爲述歷史逸話。及古代希臘事。言古希人若被削其所隸市籍。則無異受死刑之宣。告惟訥卽插問曰。希人市籍。何竟關係若是。思可復曰。希人市府。卽希人之國。喪市籍。卽喪國。失其托庇之蔭也。惟訥曰。然則吾輩如無國。不亦若受死刑之宣。告乎。思可復長嘆。

不語者移時。旋泣曰：吾輩今安得尙有國。蓋受死刑之宣告久矣。女公子曰：普魯士非吾等之國乎。思可復益涕淚被面不能仰視。旋抱女公子於懷。切言曰：鈍兒使普而爲吾等之國者。復奚煩。予喋喋教汝。波文綴音法。汝忘汝之發語。恆爲市中諸兒咻咻。汝乎。女公子曰：然則波蘭爲予等之國。波蘭王居安在。惟訥年稍長。悉悟思可復之所言。失聲大號。一若受死刑之宣告者。主母由他室聞之。以爲其夫施惟訥。夏楚趨至。則見其夫亦淚餘於面。其女亦以手蔽目。若泣。問何事。思可復曰：無事。遂抱其女入臥室。命惟訥亦歸寢。自此惟訥請於其主。呼彼爲波生。思可復諾其請。甚器愛之。波生之名。蓋始於此時也。時思可復家尙中飽。先代藏書頗富。故亦積學。曾一度被選入普國會議員。勢孤不能展其志。波生及女公子卒強迫學期業。遂不復入校。承思可復家學指導。女公子失母後。恆與波生如形影。相互論學。日頗有進。未幾波生復屆強迫兵役之

年而思可復輒不健。入伍之前數日。波生與女公子俱待。思可復慨然言曰。波生予墓木之期。甚不可測。吾女孤弱誰依。終以託汝矣。波生曰。敢不竭犬馬之勞。誓必俟女公子成家後。始棄此宅也。思可復曰。汝未解吾意。吾別無男嗣。汝棄此宅。亦復別有何宅。吾宅終爲汝宅。幼女及笄後。將隨汝以終老耳。幸上蒼或假予年。及予身爲汝二人布置之。特恐上蒼不矜此覲顏無用之軀。速摧折以去。故爲汝輩預言之耳。女公子低首紅暈於頰。波生愧泣曰。小子沐高厚豢育之恩。令此賤僕遺孽。不轉死溝壑。已不勝拮草之懼。復何敢以微賤之軀。辱貴冑家世乎。且小子不肖。得蒙諸呼爲波生。終不可空負此名也。思可復曰。幸勿復以貴冑家世出汝齒頰。增吾積痛。先代積孽之報。吾輩共隱受之足矣。予甚知汝志。然小女亦非若鹿豕。不至累汝。雖然。汝輩須慎之處。此禁網森密之中。一舉足。禍輒隨之。囹圄不足懼。所懼者徒增汝同族之荼苦耳。相機以彼之

所謂法、禦彼之所謂法。能爲汝同族減一分荼苦。卽償却先代一分之孽。慎勿河漢予言也。波生敬諾之。及現役期滿。波生退伍。思可復幸健存。擬與波生及女公子成婚。將有日矣。思可復有姨氏。適瓦沙商人。瓦沙爲俄屬波蘭首都。姨氏亦寡居。僅一女。名逸範。(Ivan) 與逸華羅數年差相若。思可復擬促之來。參與婚禮。函去。答云。母方病。逸華羅數欲往省姑病。父不許。命波生往。逸華羅數送出門。囑曰。速歸。勿久羈於彼也。時日俄戰方酣。俄已失旅順。退出遼陽。波生抵瓦沙。逸範不意其來。大喜。握手呼曰。惟訥。吾不冀汝復來也。波生曰。汝今後勿再呼吾惟訥。宜呼波生。逸範曰。吾以習故偶忘之。波生卽偕逸範往其母病院。探其病勢。似難卽起者。逸範與波生往返病院。途次共話。輒仍呼惟訥。波生曰。汝何健忘若是。仍呼吾惟訥。逸範擣其舌。旋曰。若再呼惟訥。當受罰。抵其家後。逸範詢其與逸華羅數婚儀。談笑頗歡。繼復言及日俄戰爭事。逸範曰。俄陸

師全敗。聞波羅的海艦隊將出發。波生曰：吾在普已有所聞。談次，鈴聲起。逸範往啓門。則佩刀警察六人立於門次。其二人不言，入。逸範張皇失措。詢檢查何物，或何人。警察曰：波生君在此乎。逸範曰：然。詢彼何事。彼方由普境來，視予母病。警察曰：吾固知其來自普也。隨語隨行。已抵波生所在之室。望謂之：汝非波生君乎。波生曰：然。二警察同聲言曰：署長命來相邀，乞卽行。並乞逸範女士同往。波生與逸範不能發一語。偕至署。署長一見欣然笑曰：吾待子久矣。今何幸竟辱來此。子非惟訥君乎。波生曰：此吾幼時之名也。署長曰：恐非第爲幼時之名。尙爲前數日之名也。惜子女友慧不若子。竟以子與某某等同謀之實告。某等已在囹圄。期子往相處。逸範之室相去亦僅數武耳。逸範不言。惟泣。面色如死灰。波生力辯誣。謂方來自普省姑病。言次，拘數囚至。署長曰：汝等良友至矣。諸囚同聲答曰：不識。署長曰：汝等可謂誼堅金石。惜汝等之友無患難相

共之操耳。言訖，卽將波生逸範及諸囚送至獄。各處一獄室，而逸範之獄室，則不知在何所。三月後，聞諸獄卒，則逸範瘐死獄中。其母則於聞變後數日斃於病院。波生繫獄經年，竟無再次提訊之事。闔地呼天，誰則應之入獄，初屢乞通簡達普，獄卒果郵其簡與否，亦不可知。惟終不得思可復及逸華羅敷一字耳。日俄和議成後，俄政府思緩和異民族情感，貸諸囚死，擬流西北利亞。中道尙未出俄屬波蘭境。波生乘間逸入奧屬波蘭，經巴爾幹，出希臘，附英一商船中，雜爲水夫傭保。英水夫習多以賈客 Jack 相呼。波生至此，遂亦自忘其爲波生。人呼爲賈客。彼亦卽以賈客應。後展轉至普舊居，則其室尙存。其人已非。鄰近波人數家，亦皆他徙。訊諸新居普人，咸答曰：不知。若再詳訊，則唾辱隨之。嗚呼！僅年餘間事耳。變幻竟若斯。波生至此，欲覓一死而不可得。繼念何爲自命。此波生之名，則又不欲卽死。使非此一轉念之差，則又安有後此傷心之歷史。

哉。嗚呼。是殆上蒼欲使其多見多聞。先代積孽之報耳。波生私念。思可復及。逸華羅敷。雖去普境。必仍在斯世界中。凡俄普奧。被逼難民。多流入瑞士。波生復忍死離流。往瑞士。自此決不願復爲普之編氓。而波生之名。則尙在普軍籍中。至瑞士後。遂竟以賈客爲己名。嗚呼。吾實波生。非賈客也。吾棄去此波生之名。吾腸輪蓋不知幾轉矣。轉徙瑞士間。經年無所得。復流入法蘭西。至里昂。初傭於一旅館。爲侍僕。衣飾漸給。繼傭爲一絲綢商家。操記籍。商家愛吾誠慤。且不愚。甚倚重之。商家有女。名約翰。不知何所取於吾。亦竟愛戀吾。然吾惟以誠敬答其戀愛。蓋吾之方寸。惟容波蘭。及思可復。逸華羅敷。父子耳。未幾。吾一病幾死。約翰亦至。減食愛護。周至。病瘥後。約翰日以婚約之言相微聒。吾嘆息良久。答謂私衷誠相敬慕。然敬慕之外。不敢有他。蓋實有難言之隱恨也。及夕展轉不能成寐。又二日檢點所司記籍。訖留書不告而去。至倫敦。今已五年矣。居倫

敦約二年。巴爾幹戰爭起。竟屏土爾其於巴爾幹外。私念何幸生爲巴爾幹民。尙得有脫離異族暴政之日。巴爾幹戰局變化中。俄奧間有違言。斯時冀俄奧釁起。則英德法諸國。必皆牽入戰局中。得目覩吾累世之讐敵。相互屠殺。然波蘭之民則苦矣。復念波蘭一度罹此戰役之苦。或竟乘之而得自治獨立之機。乃巴爾幹戰局。卒以和平終。遂失望。繼復念歐陸戰事。終有爆發之日。但不能預測其時期耳。遂於時。竟以賈客之名。取得英籍。爲異日從軍殺敵地。不久而吾之所期實現矣。去歲八月四日。吾竟夕遊行於巴力門附近。及聞宣戰。雀躍若狂。請從軍。杞繼訥伯 (Kitchener) 初編吾於新軍。吾往杞伯。面請入舊隊。卽出征。杞伯以予未嫻行伍。難之。予遂於杞伯前。歷陳予之所能。杞伯面色。恆巖厲。不易笑。及聞予言。異予勇。竟以一笑諾予。予得插入舊隊步卒中。予斯時惟期卽與普人相遇。以刃貫其胸。或殺一人而死。或殺百人而死。或竟全不能殺。



一人。而予躬已隨德意志巨彈。化爲齏粉。片片飛空中。予魂猶將大聲呼曰。殺敵。殺敵。予喜誠不知何似也。英陸師無宿備。宣戰後約近廿日。僅以七萬衆達比利時南境。予所從軍屯於莫尼(Moni)之西。聞敵師已越里紀而進。時軍用電線。倉猝未完。予與同伍者一人。帶一緊急命令。駕「二人乘之腳踏車」往他營。距本營西約一英里。中途遇敵遊探騎六。予僅二人。欲他避。則迴視東北途。復有遊探騎四。馳而近。予二人方籌踏間。同伍者駕車疾駛。轉一小坡。坡之他面有民居一舍。命令書藏予身。予不言。一躍而下。趨入民舍。及門。見左室空無人。壁間繫一小輕氣球。大如碗。蓋小兒玩具也。予取之登樓。樓亦空無人。卽取命令書附數字。捲而繫之輕氣球之線端。啓後窗。縱之出。時方有東北風。予啓窗之際。聞槍聲數發。馬蹄聲若己及門者然。予思解去外衣。以掩敵目。乍覩壁間懸一橫披攝影片。予魂竟欲去體。蓋卽予昔時入普兵役前一日與吾丈

思可復及逸華羅敷三人之合同攝影也。吾丈隱几而坐。逸華羅敷立於其側。以一手支其父之肩。吾又立於逸華羅敷之側。以臂套入其臂。笑窩溢於吾二人之面。吾丈則鬚髮如雪。予方驚疑不知所爲。彼攘攘登梯聲。一若不聞者。斯時尙何能爲。彼此各施手槍一彈。亦竟皆若不中者。敵四五人環而近。捉予下樓。檢予衣。並檢視室中。無所得。繫予馬上去。予同伍者及車橫臥路側。彼等解予衣時。肩際見血。始知予肩曾被彈掠而過也。深恨其彈不貫予胸。或予腦。免復爲俘虜。又深恨若非彼三人合影片捉予魂。則予候於梯上。彼虜將皆飲吾彈。而踏予亦不至爲俘虜。行未及半英里。迴望五六十騎追而至。漸分爲數羣。環趨而近。敵騎初縱逸。繼則已在追騎之彀中。死抵禦之。終皆爲俘。一轉移間。而予復達予之本營。予喜復何似。私心謝上帝。諒予尙未殺敵。復延予生。雖然。予方寸自此復增懸一三人合影之照片。使予負重。增至數千萬磅。又竊怨上

帝之多事也。欲重往該居室探視之。軍中又豈復有此自由。時各營皆力作。施諸防守工事。預定塹壕線。迤彼居室而過。敵軍遙發巨礮。死傷續續出。予是夕仍負創。更候汛所。翌晨。予託一工兵之往彼居室附近者。察之。後得報云。彼居室已被敵炮轟毀。且於其中得男女遺骸各一。予斯時決彼居室爲吾丈思可。復及逸華羅敷徙居之所。已同斃於敵炮。然又竊疑其何竟一愚至此而不速避去。若未避去。何當吾等出入彼室時。又不見一人。若已避去。則此男女二尸又何自來。卽亦置之不問。惟祝巨彈速落予頸。乃盼之而竟不至。防守工事。施未及半。敵師突進。我軍續續退。遺尸被野。而予竟不在其中。及退入法境後。予所從聯隊僅餘三人。而予卽爲其三人之一。且予肩創。竟以是而告愈。未幾補充軍大增。逆襲開始。敵師大卻。我軍以次復入比境。屯於葉浦 (Ypres) 附近。予於途次。見有女尸二人。一則四肢皆裸。一則自胸以上無一絲。兩乳被割去。

吾涕不知從何而至。蓋德將士恆縱其卒伍淫殺以作其氣。其卒伍亦自不知死在何日。暇則淫殺高歌以爲戲樂。嗚呼。吾在院曾閱一殘餘雜誌。轉揭德大學教授數十人聯名宣言書。謂德負傳播文化於世界之責。不宜遭世讐視。蓋世界文化受賜於康德憂特諸人者不少。今所謂傳播文化之術如是。吾恐康德憂特等諸哲之鬼魂。猶將痛哭呼冤於九泉也。夫康德憂特諸哲。世界之哲也。亦不幸假汝德意志之血肉而出生。一若予波生。不幸而假波蘭人之血肉以生耳。我軍自此取守勢。予與同伍卒。夜宿濠塹中。雨則濘湯沒脛。然時或一若所處之濠塹。化爲樓舍。有三人合影之照片懸於壁。未幾。予以襲攻第七十山。一彈洞予左股。一彈穿予右臂。傷未及骨。送返倫敦。創愈。請行。杞伯嘉予能軍。授少佐。長新軍偏裨。再至比時。俄久已失瓦沙巴爾幹形勢。亦動搖。我軍在比者。晝夜力攻。突破敵壘第一綫。予仍無恙。然自不交睫者。五晝夜矣。比晚。予

坐幕。地一似曾相識之女郎。且笑且行。冉冉趨予前。視之。則逸華羅敷也。坐吾膝。以臂擁吾頭。吻接吾唇者三。言曰。波生。汝來殺普魯士人乎。今殺幾許矣。上帝佑汝。且佑吾也。已而。省予創痕。摩挲數四。則復嚶嚶啜泣。婉轉嬌啼。若鶯兒。以面帖予耳。予耳幾同淚海。予欲作壯語以慰之。未發言而予丈思可復大呼曰。頑癡兒女。虎帳豈翡翠乎。容汝二人喋喋絮語也。速起。敵彈至矣。予躍起。瞥無所覩。霜華侵曉。殘月在天。數卒荷槍立幕外。寒光閃於鐵衣。予出幕視。不數步。忽有若飛鳥者。撲予胸。予踣於地。一時已無所知。似有二卒昇之行。此予所演活劇最後之一幕也。今波生安在。在倫敦病院。人咸呼爲賈客少佐。戰袍前襟。尙繫英王陛下所賜之勳章。嗚呼。波生安用此勳章爲。波生所需者。波蘭耳。今波蘭又安在。則其土地。依然爲俄德奧之戎馬出入場。其人民則背負俄德奧之戎具。兄弟親戚。相互屠殺。以波人之肝腦。自塗波人之土地。以波人之膏

液自潤波人之草原。幸上蒼先促予波生所親愛之思可復。及逸華羅敷去普東境。免其割乳切膚之毒耳。然今思可復。逸華羅敷。又安在。則亦暴尸於比利時。南境破室之中矣。嗚呼。吾波生復何用獨生。亦復更有何言。雖然。尙更有言者。吾波蘭之土已爲人血所膏染。英政府若錄予微勞。不嫌予爲亡國之軀。乞以馬革裹予骨。覆以此自由天府一坏之土。否則投諸海。以果魚腹。英王陛下所賞勳章。敬還之陛下。蓋吾波生非爲英而死。亦恐辱英之勳章也。再有言。乞將吾之所述公諸世。並使吾良友約翰女士。知其所戀者。實爲亡國遺孽。並無足取。今已不存於世。嗚呼。吾丈思可復。吾逸華羅敷。汝二人之魂安在。速來逆予。予波生今來與汝二人共朝夕矣。』

方予與客之讀此也。至其傷心處。淚珠時竊出。予皆讀畢。客起曰。且少休。予復傾觴以勸客。客之兩睫亦若含露。客曰。先生意逸華羅敷果先少佐死乎。余曰。

是難決也。依少佐言，則已暴尸於比之南境破室中矣。客曰：方卒倒於少佐之身者爲誰？予曰：是女名羅蘭，或爲約翰女士。鄰室看護婦誤以彼爲比女耳。客曰：約翰何曾避難至英？請觀此次節之新聞。客遂檢其次紙，加諸上，令予一人閱之，得其節略如次。

檢得少佐遺書及約翰女士之簡後，院中人，卽欲持訊彼女士。然彼女士乃略省人事。醫者不欲卽以此傷心之物，令彼見之。擬候二三日後，就彼女詳探其究竟。彼女時或流涕，時或以兩臂於胸次，作十字形，口喃喃呼上帝。與之言，不言。與之食，不食。約二日，女士自乞問於醫者，謂少佐別有何遺言，或於其遺服中，檢得何物否。醫者答曰：有數日後當以奉覽。女士固請醫者審其無礙，乃以約翰女士之函，夾於小冊中，並授之。女士接得小冊後，未啓閱，先含淚吻之以唇者再。擬卽啓閱，纖指如瘡，顫淚如雨下。復握而藏諸胸，向醫者低聲言曰：少

佐實予畢生繫懷之人。此小冊既爲少佐遺物，乞得有之以爲紀念。異日方檢閱也。醫者自不能拒其請。女隨訊少佐墓地甚詳。謂擬於異日往送花圈。醫者見其精神漸復，卽亦大慰。並以少佐墓地告之。又二日，忽失女士之所在。醫者意其往少佐墓送花圈去也。抵夕，無歸來之影。始以電話探諸其所役之病院。答不知。明日聞有一女郎，跪於少佐墓側，自以利刃貫胸而死。一手握一小冊，甚堅。取而展閱之，則無約翰女士之函，而別夾一摺疊之長幅書，以法文。今重譯之如次。

「嗚呼，波生逸華羅敷，今始來與汝共朝夕。得毋恨其已晚乎？君去瓦沙之日，卽予斷腸之時。君猶記臨別之囑乎？不意離恨之天，長竟若斯。吾雖幸得覲君之面於既死，而君則僅一瞥予十餘年前之影於壁間也。蒼蒼在上，赫赫在下。此浪將隨之而終古。雖然，君所備嘗之甘苦，吾亦幸得分享之於異地。君之去



瓦沙也。數日不歸。馳函問故。不得報。疑姑病篤。然姑病篤。亦當函告。訊之以電。亦無返報。傳聞瓦沙發現暴動陰謀。予心益亂。然又思君必未嘗與聞其事。比夕。予父女二人。被召至地方警署。予二人皆驚詫。詎知禍即發於君之去瓦沙乎。蓋予等皆被誣與瓦沙暴徒通謀也。並於是時始知君已繫獄。予父女二人。被拘留於署者三日。署長利予家產地。署長之子。則涎予不祥之姿。其父力圖置予二人於法。而其子則圖爲予二人解之。此非予始之所測知。釋出後。有鄰人諷予父。以所有農地售而他徙者。一日。署長之子。來予宅。媚予。歷詭其爲予父女脫險之功。並以其已卒業於柏林大學之頭銜相銜耀。予於是知予二人始之所以被拘。終則拘而復釋者。其故在於是。且益信予父昔日之所言者。無一語之或誣也。嗚呼。天何爲與我以此不祥之姿。而復生我於此不祥之地。予比時。卽欲以刃割吾胸。繼思吾老父非尙待予之扶持。而君非尙繫瓦沙獄中。

乎。刃已及吾胸。而吾腕條無力。刃墮於地。終夜噉泣。明日。予父病發不起。三日卒。予斯時。淚已傾盡。亦不能成哭。反竊幸上帝之慈悲。拔予父出之苦海。而僅以此苦海之層波。浴吾與君之體。雖然。予卽順受此苦海之波。誓不復飲。彼惟斯特納河一瓢之水。蓋彼河之水。久爲普魯士人磨牙礪齒之用。予一孤弱女子。尙安能與之爭。卽如彼貪夫之意。授以予產。而予身則不可辱。鄰近波人數家。皆愍予。爲予籌策。彼等亦望繳思。避。遂相率以產地悉售之。普人得值未及三分二。予謀來瓦沙。解君之網。予鄰百計阻之。謂彼虎口。雖投以百軀。亦不能供其一飽。汝一孤弱女子。何能爲者。曷同予等徙北美。波生幸釋出。終可相聚。否亦何患無夫。予聞此最後一語。肺肝俱裂。哭不能成聲。予鄰嗤予癡鈍。盡徙北美去。予思縱不來瓦沙。必俟君之出獄而後行。將及夕。彼負柏林大學卒業頭銜之登徒。復來叩予戶。予從窗隙預窺之。不應門。彼以予外出。亦去。予乃決

計往瓦沙。繼思予方有與瓦沙暴徒通謀之嫌。彼登徒網羅四張。又烏可者。計窮。乃遁入瑞士。以爲身在歐陸。則君之死生消息。尙易達予。予前後作函。箋之積厚約及尺。終無反耗。予始知予二人之通訊自由全失矣。是後予惟於新聞紙中。窺瓦沙消息。終無所得。然自幸尙較吾波生多一讀書行動之自由。旅瑞士約三月。旅舍去潔梨花湖(The Lake of Geneva)甚邇。湖光山色。時或與吾影相迎送。惟每於夕陽西下。倦鳥歸林之頃。一瞥湖西。新月與層波相掩映。不知其爲嫦娥遊碧海。亦或爲逸華羅敷浴苦海耳。一日予歸自湖畔。彼登徒冤家之影。忽閃於吾之眼簾。幸彼尙未見予。予疾趨入旅舍。此夕。予計不知所出。展轉牀褥間。竊恨彼蒼何扼予之甚。予得他徙乎。予他徙而彼儉卽不復相隨乎。予寧從嫦娥入碧海耳。卽啓行。趨潔梨花湖。中途忽一鬚髮皓白之人。翼其雙臂。當予前。曰。吾兒。汝尙憶波生在瓦沙獄中乎。汝今身居此自由之邦。土汝

自可行使汝之正當自衛權也。言訖不見。而叩門聲起。予警目視。則予外衣並未曾解。橫臥於牀。窗面日影瞳瞳。上三竿矣。是日。予閉門不敢出。晡後。吾決計蹈潔梨花湖而死。出門行。將及湖畔。忽有人自吾後呼曰。逸華羅敷。君獨來爲湖上遊乎。吾思君久矣。今夕竟逢於此。豈非天假吾二人緣乎。予一回顧。始知竟爲彼登徒。不知從何處尾吾而至。予慮其礙吾蹈湖之行。佯爲未見。未聞疾趨往湖畔。山石之巔。彼僮接吾踵而登。四顧杳然。彼僮卽趨來促吾臂。口中言曰。湖光如鏡。魚水之樂何極。汝今尙何能爲。吾隨麾之以臂。思一麾去之。卽縱體入湖。乃彼僮竟隨吾之一麾。下墮。長往而爲湖中之魚矣。其樂與否。則非吾之所能知。吾斯時。驟覩彼僮之下墮。欲趨入湖。頓一轉念。此潔梨花湖水。已爲彼僮所污。吾並入之。異日見吾三人之尸者。以吾徇彼僮之情而死。則吾冤千古莫白。又烏可哉。吾蹈湖之志。至此竟爲彼僮所阻。嗚呼。彼父子謀吾產。傾陷

吾父。至於憤死。復思欺辱吾孤弱女子之身。吾遁至異域。彼仍思相逼。至此始憶及夢中語。知吾之一麾。乃吾父之靈。假吾臂爲吾行使正當自衛權。否則何吾一麾之力。其猛至於如是。而吾之身。竟屹立於彼山石之巔。不動若鐵乎。明日。予束裝往法蘭西。蓋予雖行使予之正當自衛權。恐其發覺。而法更加予以殺人之罪。予雖有舌。而法吏不容予之辯。予自此反竊悲。予何竟以一弱女子之身。而忽被殺人之嫌。嗚呼。波生。汝苟有知。汝得以吾爲曾殺人乎。汝殺普人不足。予輩先人之靈。假吾臂之麾。預殺其一足。汝之數耳。予何罪。予去瑞束裝時。欲得壁間所懸予三人之攝影。毀去之以滅跡。繼思影片隨吾身而行。復何所懼。毀之反留餘跡。且吾一日不能見君之面。又豈可一日不覩君之影。豈知予之一轉念。亦非予之自爲。乃上蒼好事。預爲君留一層傷心事乎。予至法。易名羅蘭。以不幸蒙殺人之嫌。且以君恆慕羅蘭之爲人。予始居巴黎。然予售地

之。值。尚。餘。幾。何。巴。黎。繁。奢。之。都。予。安。得。有。如。許。泥。沙。以。供。揮。霍。且。彼。都。年。少。多。輕。薄。知。崇。自。由。而。能。解。自。由。之。真。價。者。蓋。寡。予。復。蒙。此。不。祥。之。姿。驚。弓。之。鳥。望。有。類。於。弓。者。則。畏。之。故。未。一。月。卽。重。徙。比。利。時。南。境。租。一。鄉。間。之。民。舍。居。之。以。所。餘。金。存。之。比。利。時。銀。行。比。人。在。歐。陸。皆。能。自。食。其。力。無。忤。於。世。界。政。亦。修。明。予。竊。幸。尚。能。有。享。此。桃。源。天。地。之。一。日。惟。予。波。生。則。苦。耳。嗚。呼。波。生。予。居。彼。桃。源。天。地。之。中。竟。若。仙。界。長。爲。不。夜。待。至。既。夜。則。又。若。在。冥。府。長。爲。不。曙。數。載。之。光。陰。雖。百。千。萬。載。不。若。是。之。長。余。主。家。夫。婦。二。人。年。近。四。十。與。余。同。居。余。僅。租。其。一。樓。舍。彼。二。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余。亦。日。助。彼。夫。婦。操。作。以。破。岑。寂。彼。夫。婦。喜。余。勤。自。願。不。取。余。食。租。余。以。余。之。操。作。實。以。破。岑。寂。仍。給。彼。食。租。彼。終。不。肯。受。反。欲。給。余。工。貲。余。又。安。肯。受。居。彼。約。一。年。後。彼。夫。婦。育。一。子。逾。年。又。育。一。女。余。甚。愛。撫。之。一。若。余。父。母。當。日。撫。余。與。君。者。然。及。能。語。彼。夫。婦。竟。以。教。授。保。

姆之責託余。余自此遂得一最良破蕭寂之途矣。彼夫婦時或詢余，何爲虛擲此極樂之韶華，尙不適人，將何所待。余不能答。時或答以墮淚，時則答謂適人將何爲爲生子乎。則今世人患方不可測，余復何爲造孽多灑此滴血於人間。今汝夫婦之子女，余旣子女之矣。汝夫婦未嘗禁余，且樂予之子女。余又何必適人者。彼夫則以笑答余，不知余之所言，果爲悲極，亦爲樂極也。雖然，彼蒼蒼者，竟又妒余，且妒彼自食其力，無忤於世界之良民矣。始奪彼夫婦二人之子女以去，余哭之。然余不知余果哭彼夫婦之子，亦或哭余自身，或哭汝波。生彼夫婦，反婉言以慰余。予時輒見逼於二豎，彼夫婦勸余消暑於海岸阿斯坦，吸換海洋新氣，以却二豎。余依其請，攜其女同往。未半月，彼普奧之魔王，竟不安於其華衣美食之魔殿，乘機挑釁，一若不盡使世界善良之民，化爲魔魂。其心不快。然余初不意其竟肆魔威，以及於此。而孰意彼魔之術，竟非余輩常民之

所能測。繼聞魔師攻里紀。始往比都銀行。取余存款。思取得後。乃返舊居。偕彼夫婦遁。迨至比都。則銀行門外人如山積。而銀行之門終不啓。余徬徨於比都數日。終不能得一弗朗。再數日。則余所攜囊。又將見底。余復何能爲。乃返舊居。彼夫婦相對泣。余亦惟有泣而已。及聞魔師趨而西進。而英法之師趨而北。彼夫婦出其餘金。勸余偕遁。余誓不復生。必暴尸於彼樓室中。其夫抱其女。一手提一箱。其婦強攜余行。至半途。彼夫婦聞其屋室附近爲英軍所駐。敵師尙遠。度無虞。乃命余攜其女。而守其箱。彼二人則復同返。取其他必要物。余候於途。次久。竟不再返。而余復受其守箱與女之託。日已入暮。道旁兒啼母號之聲。時時迎吾面而過。彼之幼女。依余懷。啜泣嚶嚶。見者咸以爲吾二人母子也。余欲攜箱覓宿所。箱重不能移一步。繼有數英卒過之。見余淚漬於面。問余所苦。繼爲負箱覓一宿所。余求彼夫婦二人。數日。無所得。英師却退。魔師如狼虎而至。



余抱其幼女匿於一地室。余斯時豈尙復畏死畏辱。余身並憐彼三尺之孤兒而已。處地室中三日不得食。彼女死而余竟不死。旋爲一美人之難民救護團所發覺。送余至一救難所。難民蜂集。終不見彼夫婦之影。未幾難民多渡英。余亦隨之來英。冀遇得彼夫婦以明吾託孤之責。嗚呼波生非汝言。吾至今疑彼夫婦尙在人間世。蓋余心以爲循良慈愛若彼夫婦。其先世又無積孽。若余輩之先世。彼蒼雖妒彼夫婦。當不若妒余之甚。彼蒼至今尙畀余生。豈獨吝彼夫婦之一生。誰知彼蒼之爲此。乃爲羈留余於苦海之術。使吾終得覩君之一面。而又不許吾二人交一語。嗚呼。彼蒼誠毒之極矣。然余今亦終不從彼蒼之命矣。嗚呼。波生人莫苦於無家。吾二人固皆有家者也。以無國遂喪家。終身流離轉徙。萍梗天涯。非唾辱卽白眼。誰復見憐。而君幸得遇一約翰女士之良友。然約翰女士之邦家。今何如者。安知不有日亦同余之未路乎。余自失母後。除汝

一波生外。則吾父最後幸遇彼居停夫婦之二人。喪家乃復有家。竊以爲彼夫婦。因有國而有家者。余不能有其國。亦幸託彼之家。以爲家。乃彼之喪家。亦竟同於余。然而彼夫婦。則幸於余者。多多矣。一喪家。卽喪身。而使余復代受其流離。喪家之苦。嗚呼。上帝之妒余甚矣。人皆謂有上帝。余以不能證其無故。亦隨而有之。然人謂上帝寬仁。余則不信。若欲信之。則必謂上帝雖寬仁。今昏睡不醒久矣。否則上帝亦猶人。有生死。昔之上帝已死。今之上帝尙未生也。雖然。上帝雖死。自由則終不能死。余與子自有生。以至於今。千孽百障。防阻吾二人之身體。使不得有一日之自由。然吾與子之腦電。何嘗不息。息相通。而有一息之或阻乎。則吾二人之自由。卽未嘗一息喪失。喪失者。軀壳之自由而已。人謂軀壳累靈魂。而吾二人之自由。則未嘗以軀壳自由喪失之。故而見累。故吾敢斷言曰。上帝雖死。自由不死。今吾二人之靈魂。將自由化爲一體。卽此殘骨。亦將

依汝之骨以沐此自由之土之餘香。英之善士，或亦見許。然安知此自由之土，異日不同爲戎馬膏血之場。吾完吾輩自由之魂。此究非吾之所能計及矣。」

方余讀此遺書時，客時發嘯聲。余讀竟，謂客曰：「何彼蒼之好事若斯。既不許波蘭人有其國，而復爲之產此一雙窠禽，使演此哀鴻寡鵠之曲於波蘭，則終何補者？」客曰：「是卽彼蒼之深意也。先生言彼蒼好事，余亦竟同好事觀劇之人。得此新聞數日後，試往尋二人之墓。道經奈邇遜遺像側，遺像銅標約十餘丈，高出雲表。礎石上立一人演說，聲淚俱下。士女雙雙攜手聽者，集如雲。余亦試佇立聽之。但聞聲聲重曰：「吾伯叔兄弟，吾諸姊妹，豈尙不聞波生逸華羅敷近事乎。吾輩尙安坐此樂遊園上，三五相攜，月下花底，空沐此自由之天福乎。鼓掌聲雷動，已而有泣者。聞是日應募入新軍者，達七萬。及抵墓田，則見有雙墓相並起。花圈累累繞其上。一白石碑，高約五六尺，豎於雙墓之間。望之一若爲

雙墓作界。勿使接觸者然。碑之一面。題曰「波蘭遺民波生之墓。」他面題曰「波蘭遺民波生未婚妻逸華羅敷之墓。」余竊嘆其意象之巧。當日。余因未購備花圈。乃竊取吾邦三閭大夫之數語。代花圈。亦題於碑之兩面。一面題曰「已矣哉。國無主兮。莫爾知兮。又何念乎故都。既不足與爲美政兮。爾寧隨彭咸之所居。」他面題曰「結桂枝兮延跼。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何離合兮可爲。」

時夜逾半。綠甕已無餘滴。客有倦容。余亦越舟歸寢。明日。客舟將發。余詢客入謁黃花崗後。將何往。客云。將泛海。道經澎湖。觀鄭成功父子游戲弄兵處。北駛入膠州。略遊齊魯。謁孔子故宅。出芝罘。入平羅。訪殷先賢箕子遺封。繼則登長白。周覽大小遼河左右。察日俄當年之戰墟。終乃遵醫巫閭而南。入關。問黃帝。

原书缺页35-末